

身居闹市

刘吉训

身居闹市，三口之家占据五十多平方米，倒也心安理得。这是一个办公、住宿、餐饮三合一的屋子，坐落在村子的东南角。东面是镇生猪屠宰厂，不时有浓烟漫过窗前，大有遮天蔽日之势。一日有学生来访，于谈笑风生间，一股乌黑的浓烟呼啦啦扑来，呛得我们咳嗽不止，直抹热泪。这时，我便说“你我成了电影《地道战》里的演员”，笑声在屋内荡漾。

屋子的前面不远处是镇蚕茧站。每当秋初，蚕茧站大院便沸腾起来。茧农们云集于此，讨价还价声、吆喝声、骂俏声，夹杂着蚕茧熏蒸时那不可言状的臭气，洪水般扑向四面八方。

屋子左边不远处是一个门庭若市的木器厂，每天叮叮当当的敲打声，恍若上古深沉的钟声，真是声声敲心坎。每当深更半夜，铁锤声、锯木声突然响起，令人头皮发麻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如此，历经千锤百炼，我终于能和周围的环境平静地相处了。每个白天和夜晚，我前后门窗紧闭，自我营构一个世外桃源，读书，写作，自得其乐。酷暑难当的日子，我就赤膊上阵，左肩上搭一条揩汗水的毛巾，右手在方格游移，于苦苦的耕耘中，品尝那不尽的惬意！

瓶子中的春天

鲁从娟

那天，邻居大姐来我家串门，看见我家瓶瓶罐罐里的盈盈绿意，先是夸我真有闲情，然后又禁不住“啧啧”赞叹一句：装在瓶子里的春天啊！

其实，这些养在瓶子里的绿植，真没费什么劲。那两棵亭亭玉立的洋葱，起初从超市把它带回家本打算做菜的，可还没来得及吃，它就性急地在菜筐里鼓胀出一簇簇绿叶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见了生命的呢喃。看着它努力生发的倔强劲儿，我不忍断了它向春的念想，就把它们分别放在两个广口的玻璃瓶里，每天看着它往上蹿高儿，出落得玉树临风。那感觉不止是养眼，还有一股迸发的力量，让我也全身充满活力。

那个古朴的花瓶里插着几枝迎春花，上面簇拥着一串串明艳的小黄花，花瓣纹理清晰，轻盈又治愈。那是在我姐家捡来的。姐姐要翻门前的二分地，嫌它的枝条伸展得太长，来回刚蹭衣服，于是做了修剪。我把枝条拿回家的时候，花骨朵才刚刚鼓包，水生了没几天，一朵朵小黄花便如星星般闪亮在枝头上。阳光透过玻璃，在桌面投下细碎的光斑，室内也为之明媚。我这是把春天带回了家！看着迎春花开得这么好，又后悔没把其他剪下来的迎春花枝都拿回家，让所有的花骨朵如期绽放，完成一场春之约。

茶几上摆着两瓶绿萝枝条，可能是因为我在水里滴了营养液的缘故，它简直是不要命地伸展枝条，一片片叶子翠绿油亮，娇滴滴的惹人怜爱。绿叶并不稀奇，可在这萧瑟的早春里，新绿尚未晕染枝头，从外面进了家门，一抹抹青翠的绿落入眼中，生机在心头荡漾开来。

电视柜上，那个胖墩墩的瓶子里，挤挤挨挨生着一把吊兰花苗，绿油油的，阳台上有一大盆吊兰，花盆四周垂下若干枝条，枝条下端生着一簇簇小苗。晾衣服时不小心弄断了一个枝，我疼惜地把上面的苗儿全都掰下来生在瓶子里，没几天就生出白根，在水里漂摇。吊兰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那种绿植，皮实好养活。

一棵大白菜心生在碗里，叶片鲜绿，像一幅翡翠白菜画。这棵大白菜还是年前买的，年后走亲访友，一直没腾出嘴来吃它。近些日子，发芽葱、苔菜、荠菜等都下来了，这棵大白菜就受到了冷落。忽一日，我在菜筐底部发现了它，这还了得，这棵大白菜可能早就耐不住寂寞，在根部生出了一簇簇绿绿的小叶片。一侧的白菜帮竟然炸裂，里面钻出一簇簇新生绿叶。任何努力向上的生命力量都值得尊敬，我把大白菜叶子扒去，留下根部与白菜心，生在水里，看着它的叶子如莲花一样层层打开，从中间顶出花杆。估计用不了几日，便会开出小黄花。于是，一个美好的小期待在心中冉冉升腾。

一个玻璃容器里，装着一个绿色的春天。家里绿色涌动，犹如生命的旋律在心中奏响。我对“瓶中的春天”如此执着，不冷落任何一个有向春念想的小生命，一个小芋头生了芽，我也会把它埋在花盆里。在每天忙忙碌碌的日子里，我们需要一些确定的小美好来调剂，给生活增添一点小惊喜、小期待。瓶里的春天虽然微小，却是完全属于我，不仅为居室增添一抹亮色，同时也净化空气，营造一个清爽优雅的生活环境。

清明泪

林海

清明节前夕，我受邀参加一场诗歌朗诵会，赶赴回龙山功德园。此处墓地，长眠着包括长津湖战役牺牲的烈士王本会在内的296名英烈，巍峨的碑石上，镌刻着2377名胶东子弟兵英名。

乘车一路快行，青草、鲜花、碧水飞向身后。路上不时可见行人手拿鲜花，脚步沉重地向前方赶着。我想起杜牧那首诗，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今天虽未下雨，但天灰蒙蒙的，路上行人表情凝重，前头没有杏花村。

朗诵会前，我与坐在身旁的从洛杉矶回国祭祖探亲的张先生攀谈起来。张先生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，他几乎每年都要漂洋过海回乡祭祖探亲。这种虽远在他乡，心却像向日葵一样一直向着家乡、向着亲人的乡愁和情怀深深感染了我。

朗诵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，身着一袭素装的商老师和王老师两位女士率先登场，朗诵了《写给英雄的一封信》，字正腔圆的声音回荡在天地之间，仿佛在与长眠的英烈隔空对话，我与在场的人们随着她俩的朗诵心潮起伏，忍不住在心中默默追问：英雄们，你们听到这声声呼唤了吗？

崔建喜老师激情朗诵的《我把一首诗写在阵地上》，把大家带到了那个炮火纷飞、硝烟弥漫的战场。“我要把一首诗在阵地上埋葬/我的青春，我的热爱/一同埋葬在祖国边境的界碑旁/如果一颗子弹把我钉在十八岁上/我要对埋葬者提出小小的请求/请你再深挖一尺/把我和我的诗歌一同厚葬/最好再用力拍一拍/让我感受到兄弟般的告别/你在深情地拍拍我的肩膀。”

十八岁才刚刚成人，就愿为祖国血洒疆场，与亲人阴阳两隔，我心底被狠狠触动，泪渐渐模糊了双眼……

整场朗诵会高潮迭起，令人心潮澎湃。回程路上，同行人都说他们也流泪了，感觉到了一种悲情的共鸣。每逢清明，我们跋山涉水祭拜先祖、缅怀先烈，从来都不只是献上一束鲜花、流下两行热泪这么简单。这是一场心灵的回望，对先祖而言，是尽孝，是感恩，是我们每一个祭拜者铭记自己的来路；对先烈，是致敬，是传承，是铭记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山河无恙、人民安康。清明的泪，是哀思，是怀念，更是前行的力量。

忆苦饭

柳君

那年，孙子上学了。我想起过去的生活，经常提醒孩子们勤俭节约，和家属商量筹备忆苦饭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生活困难，粮食匮乏，吃野菜是家常便饭，甚至还要啃树皮，榆树皮、柳树芽等我都吃过。根据这些记忆，我精心策划了菜单：主食是窝窝头，配菜有苦菜汤、荠菜汤、凉拌马齿苋，还有一碗少量玉米掺熬制的稀粥。

制作这餐饭的过程并不轻松。我和老伴当时刚退休，带上两把铲子，选了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，坐上公交车去郊外挖了一堆野菜。荠菜、苦菜、马齿苋叶片上交着很多顽固的泥沙和杂质，反复冲洗了好几遍才算干净。为了尽可能还原过去的味道，我只放了少量的油和盐，没有添加任何调味品。做窝窝头用的是豆面，加水搅拌时很难成团，费了好大劲才捏出几个歪歪扭扭的窝窝头。

忙活了大半天，一顿忆苦饭完成了。到了吃饭时间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，看着眼前这顿与平日截然不同的饭菜，孩子们的表情有些复杂。我讲了这次忆苦饭的意义，先拿起一个窝窝头，咬了一口，粗糙的口感瞬间在口中散开，咽下去的时候，喉咙还有些扎得慌。我强忍着不适，鼓励孩子们也尝尝。儿子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，皱着眉头说：“爸爸，这窝窝头也太难吃了，又硬又糙。”孙子开始感觉有点稀罕，咬了一口后勉强咽了下去，又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苦菜，便直接把窝窝头放回了盘子里，嘟着嘴说：“我吃饱了。”

我给孩子们讲起自己小时候吃山菜，因为没有油水而吃成“大胖子”的故事。那是1961年左右，我们家随母亲从莱阳专署搬回姥姥村，租房子住，我在兄弟三人中排老大，实际才六岁，跟大人一样吃山菜。由于没有油水，吃成了水肿病。后来父亲搬到烟台，捎来花生皮、玉米棒，粉碎后吃了，肚子很不舒服。

我对孩子们说：“我小时候，像这样的窝窝头都是难得的美食。你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每天都能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、美味的菜肴，一定要珍惜。”孩子们听了我的话，若有所思。

在我的鼓励下，孩子们再次拿起窝窝头，慢慢咀嚼着。接着，他们又尝试了凉拌马齿苋，虽然表情有些痛苦，但没有再拒绝。